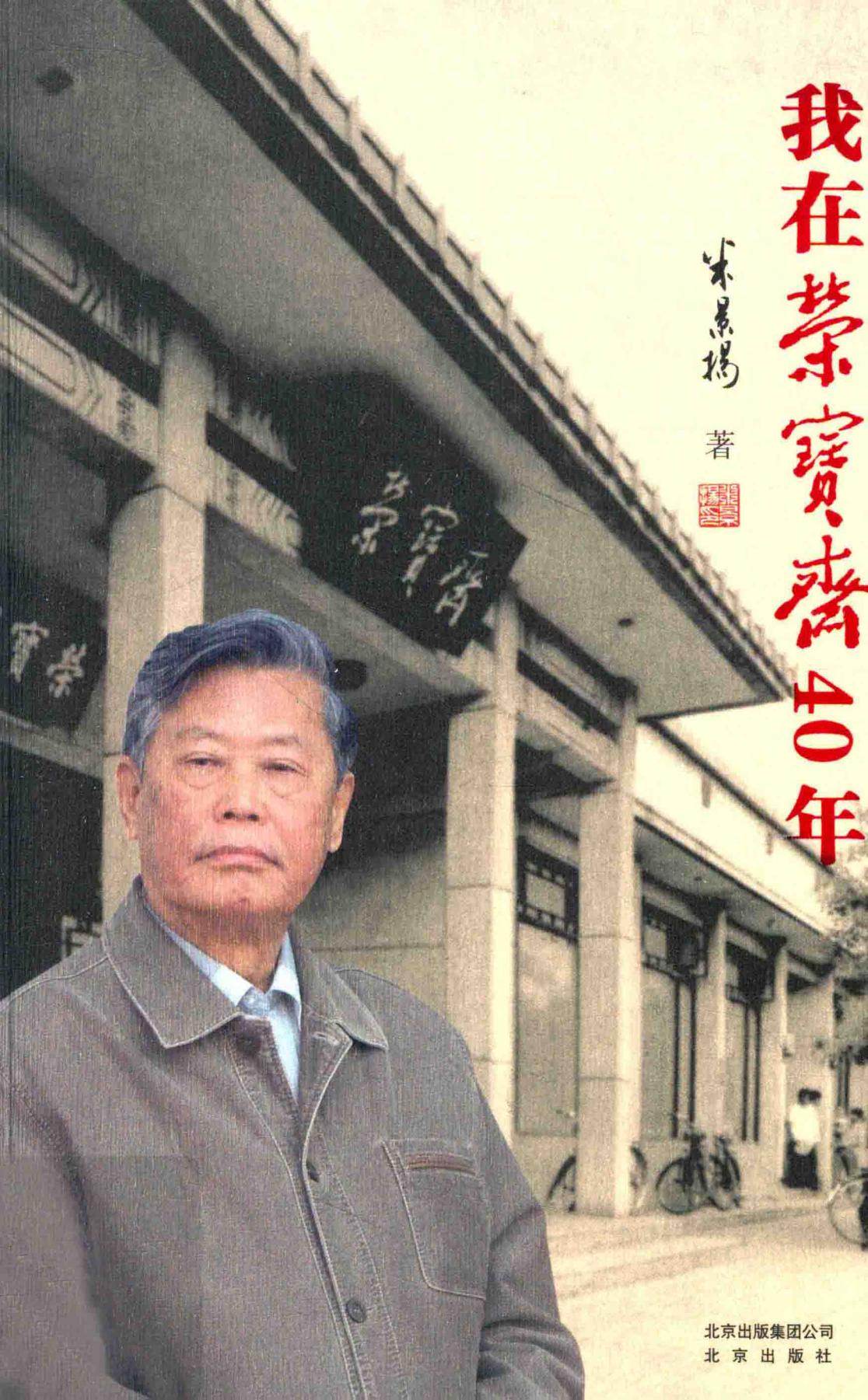


我在榮寶齋40年

朱景揚

著



我在荣宝斋 40 年

宋景扬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在荣宝斋 40 年 / 米景扬著.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 - 7 - 200 - 10920 - 7

I. ①我… II. ①米… III. ①米景扬—回忆录 IV.
①K825. 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7142 号

我在荣宝斋 40 年

WO ZAI RONGBAO ZHAI 40 NIAN

米景扬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6.25 印张 328 千字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10920 - 7

定价：9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 - 58572393

引言

我是荣宝斋一名老职工，从1956年进入荣宝斋工作，直到1998年退休，历经四十几个春秋。

我在编辑室长期从事勾描、组稿、编辑以及古画临摹等工作，在营业部负责过各种文化艺术商品进销及接待贵宾和联络书画家等工作，也从事过对外书画艺术交流工作；1989年开始担任副总经理至退休。

在这期间，我既与国内外众多书画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又与国内外客户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既接触过广大书画艺术爱好者——书画迷们，又接待过外国贵宾乃至国家元首。

在荣宝斋这座艺术殿堂里，我长期受到民族艺术的熏陶浸染——琳琅满目的书画艺术品与有着丰富的艺术品收藏的荣宝斋，像是一座永不关闭的艺术博物馆，使我汲取了民族文化的丰富营养；许多身怀绝技的老技师和同事以及我所接触的无数名家大师，是不收我学费的指导老师，使我学到了许多在别处学不到的宝贵知识。

我亲历了荣宝斋的成长壮大和繁荣兴盛，接触过数不清的人，遇到过各种各样



的事。退休后，我与荣宝斋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接受友人的建议，在这里，我撷取自己在荣宝斋的一些亲身经历中的所见所闻，将它们记录下来。其中除一些文字记录外，也有几十年与书画家交往中，书画大师们所赠之书画佳作的展示。这些画作，长期以来束之高阁，总觉得很对不住诸位大师当时的情意，这次有机会刊印出来，与同好共赏。

20世纪60年代初，荣宝斋派我在故宫做过一段古画临摹工作。当时所摹古画，质量尚可，借此也刊出几幅，可见当时工作的高质量、严要求。

学画从临摹入手，60年代初，我曾从王雪涛先生处，借到老先生创作的《草虫图谱》，业余时临摹了一遍，现也刊出几页，求教于同好诸友。

我从小喜欢画画，但因天资有限，又没受过系统教育，因而先天不足。庆幸的是进了荣宝斋这样一所民间大学校，每日在画丛中耳濡目染，又经常亲见现代画坛高手运笔挥毫，自然地引我走上了学画的道路。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每个周末、假日的时间，我都花在了研究、创作小写意花鸟画上，居然先后在日本、美国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举办过了个展、联展。许多位老先生为展览题写过展名和题词，又请范曾先生为展览图册写过序言，这些都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和鞭策。借这本册子出版之机，刊印部分拙作和资料，以求同好教正。

这些，就算作荣宝斋一个职工某些侧面的记录吧。

错漏之处，敬请广大同好批评指正。

朱昂之

2006年10月于十墨山房

我在荣宝斋 40 年

C ONTENTS 目 录

001	引 言
001	琉璃厂文化街
014	走进荣宝斋
025	“侯恺同志”
032	荣宝斋的门面、匾额和题词
045	齐白石拍电影与木版水印
053	雅事集群贤，荣光扬众彩
063	荣宝斋的“门票”
068	古画临摹的辉煌成绩
076	“我陈毅是很感谢荣宝斋的！”
081	刘锡龄的“诗笺”和“诗筒”
085	邓石如书的一副长联
089	勾描——从练线开始
095	曾经密切接触的宋代名画
102	认识王雪涛先生
113	于非闇先生印象
117	年轻时买的几张字画
127	潘天寿的《竹石双禽图》
135	两画换一印

我在荣宝斋 40 年

138	2000 年的一次巧遇
145	许麟庐与“和平饭店”
149	国家领导人送给苏加诺的画
154	陪徐之谦面见郭老
158	荣宝斋文物也曾“南迁”
163	赵朴初与王雪涛合作的《咏梅图》
168	看黄胄画画
173	兰花室中日笔会
179	四幅大画的命运
185	书画家张辛稼、费新我先生
194	书画家宋吟可、郑乃珖先生
197	书画价格忆当年
203	雪泥鸿爪述先贤
212	“文革”中的荣宝斋
215	“中国荣宝斋展览”
226	陈少梅先生的绘画艺术
241	启功先生序《陈少梅画集》
254	荣宝斋第一藏品 ——和硕怡亲王田黄石大对章
256	寿山乡得宝记

我在荣宝斋 40 年

261	范曾先生与我
278	范曾巧补大千画
281	宋文治先生晚年变法
287	钱松嵒先生印象
290	李可染与陆俨少的最后一次相晤
297	李可染与荣宝斋
303	临摹《江山如此多娇》
312	访问日本“和田美术馆”
317	张大千先生二三事
327	全才书画家颜梅华先生
332	书画家们的长寿之道
339	所谓“二层头”
342	文房清玩琐谈
348	盛极一时的民国刻铜文房艺术品
357	白石老人与书画铜艺术
366	日本装裱对中国古画的损害
371	亲历老北京的“二月二”
375	老琉璃厂的饮食和小吃
379	米景扬花鸟画作品

荣

宝斋坐落在举世闻名的琉璃厂文化街上，是琉璃厂文化街上历史悠久、名气最大的文化殿堂。没有琉璃厂文化街就不会有荣宝斋，而如果没有荣宝斋，琉璃厂文化街也会大失光彩。所以提起荣宝斋就不能不先谈谈琉璃厂文化街。

回顾六十余年的人生旅程，可以说我与琉璃厂这条古老的文化街有着不解之缘。我祖籍浙江省绍兴市，1936年1月18日，出生于北京崇文门外；此前，我家就在东琉璃厂东北园。我20岁（1956年）进入荣宝斋工作，至1998年退休，历经四十几个春秋，中间除了搞“四清”和上“干校”，从来没有离开过琉璃厂；如果加上我十几岁时每逢春节随父亲到厂甸火神庙摆玉器摊，屈指算来，我与琉璃厂竟有半个世纪的缘分。

先父米文瑞，字祥甫，生于1895年，歿于1975年。他精于古玩玉器的鉴赏，在崇文门外北羊市口“青山居”做玉器生意，商号“瑞德祥”。我年少时，每逢春节即随父亲和大哥景廉以及几个徒弟到厂甸的火神庙（东琉璃厂东头路北，其址今为北京市宣武区文化馆）摆玉器摊。这段生活使我受益匪浅：家庭的熏陶浸染，启蒙了我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喜爱与追求，也使我对这条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琉璃厂是北京著名的传统文化街，外国人誉之为“博物馆街”。它位于原宣武区和平门外，以南新华街为界，东为东琉璃厂，西为西琉璃厂。东琉璃厂东门为“五斗斋”，西琉璃厂西门为“方壶斋”，故有“东有五斗，西



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年间开始在海王村建设琉璃窑厂。明代为修建北京的宫殿，所使用的琉璃瓦件也是海王村烧制的。清代初期海王村还有琉璃窑厂，到了康熙三十三年(1694)逐渐废除，海王村就逐渐形成了街市和民宅，慢慢有了琉璃厂这个名称。

书和购买笔墨文具。乾隆年间的学者李文藻所著《琉璃厂书肆记》曾记载了当时的情景，清末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中也记载说：

厂甸在正阳门外二里许，古曰海王村，即今工部之琉璃厂也。街长二里许，廛肆林立，南北皆同。所售之物以古玩、字画、纸张、书帖为正宗，乃文人鉴赏之所也。

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当年这条文化街的繁华。此后，这条文化街又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无数变迁与磨难，不仅完好地保存下来，而且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更显出蓬勃的生机。

琉璃厂文化街三百年来名扬四海，其文化内涵亦不断丰富，可谓一座名副其实的“文化宝库”；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尚有以文化店铺为主的近二百家店铺。

有方壶”之说。

琉璃厂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三百多年以前。元代这一带即有琉璃窑，明清两代都在这里设厂烧制琉璃瓦，故称琉璃厂；明代已有街市，清康熙年间已有不少店铺。清乾隆年间四库馆开，学者文人群集于琉璃厂，书籍、古玩、字画、碑帖、文具等店铺应运而生，尤以书肆为盛，遂形成了以文化店铺为主的文化街。这里不仅为京城文人墨客荟萃、鉴赏、购物之地，全国各省来京应考的举子，也都到这里寻找参考

1956年，我曾经根据“荣宝斋”的书法篆刻家徐之谦、木版水印专家王宗光、古画临摹专家金振之等老先生的回忆，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东西琉璃厂约177家文化店铺，以及为生活服务的商店名称并其所经营的品类。由于缺少更深入的调查，错漏当属不少，但从中尚可见当时琉璃厂的大概面貌。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荣宝斋” “清秘阁” “豹文斋” “拾华斋” 等南纸店 11家；
 “韵古斋” “燕古斋” “萃珍斋” 等古玩铺 48家；
 “戴月轩” “贺莲青” “菁莲阁” 等湖笔店 7家；
 “尚古斋” “玉池山房” “桐煥阁” 等裱画铺 15家；
 “邃雅斋” “翰文斋” “二酉堂” 等古书铺 10家；
 “商务印书馆” “直隶书局” 等新书局 4家；
 “伦池斋” “墨缘阁” 等字画店；
 “雅文斋” “屏古斋” 等古瓷器店；
 “道古斋” 等古陶器店；
 “墨因” “宜古斋” “古雅斋” 等拓碑、刻碑、碑帖店；
 “英古斋” 等刻字图章店；
 “翰文斋” “张禄铭” 等墨盒、镇尺铺；
 “艺聚斋” 等小器作。

还有“张致和”刻木版，“铭珍斋”锦匣铺，“一得阁”墨汁店，“徐正厂”制印泥店，“刘文波”制图章纽，“篆文斋”刻牛角章，“槐荫山房”古医书店，“中和丰”新文具店，“集文斋”木拓店，“文圣斋”胡琴铺，“晋隆”花炮店，“哈记”风筝铺等。

此外，还有“信远斋”糖果店（所售酸梅汤远近驰名），“连阔如”广告社，“铸新”照相馆，“雨明斋”墨盒眼镜店等等。

这些商店的经营不仅各具特色，就连它们的牌匾也大都出自名家手笔。远的如何绍基、祁寯藻、孙贻让、翁同龢、陆润庠、朱益藩等的题匾，近的如华士奎、徐悲鸿、郭沫若等人的题匾，大都是大名家、大手笔。置身琉璃厂肆，就是欣赏商店字号那一块块字体优美的匾额，也足以使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

这些文化店铺的主人和店员，大多精于所从事的业务，其水平可达到与

謄取向
謄書古流

倫文光墨合
倫金墨合

後金墨合
後金墨合

清文商代
清文商代

一真雅商
一真雅商

思得湖墨合
思得湖墨合

善陞花炮店
善陞花炮店

京文商刺牛角
京文商刺牛角

榆其善運青華店
榆其善運青華店

清慎商橫幅
清慎商橫幅

內江雲
內江雲

李教官書商底
李教官書商底

火神廟有陳子
火神廟有陳子

後金墨合
後金墨合

大觀奇石院
大觀奇石院

開明書局
開明書局

一真雅商
一真雅商

德和天慶等局
德和天慶等局

榆其善運青華店
榆其善運青華店

連朝華書店
連朝華書店

約文商底
約文商底

新相國
新相國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火神廟有陳子
火神廟有陳子

後金墨合
後金墨合

胡國文書墨合
胡國文書墨合

金懷山房古流字
金懷山房古流字

老胡書商
老胡書商

沈氏書商
沈氏書商

宜古商
宜古商

胡文華書墨合
胡文華書墨合

信屏古商
信屏古商

張氏書商
張氏書商

清

10箱 星期 16
風華花炮店 3箱

星合利鋼算 10箱
星合利鋼算 3箱

紙加局 4箱
紙加局 2箱

紙加局 3箱
紙加局 2箱

紙加局 13箱
紙加局 2箱

紙加局 15箱
紙加局 15箱

总计约 173箱 其中
王洪喜店约49箱
南纸店 11箱
王洪喜店 2箱
章墨店 15箱



厂甸海王村内的字画棚

或七紫三羊毫小楷笔。老店员总是戴上老花镜，坐在蓝布棉套的二人凳上，重新把笔检查一遍，看看笔管直不直，然后再修一修笔头，去掉一两根杂毛，最后包好递到我手上。这种经营作风，给我这样一个买便宜笔的小顾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然，琉璃厂的古玩铺的确也存在“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之说。其实，这是此类店铺独特的业务性质所决定的：秦钟汉鼎、官窑瓷器毕竟不同于人人离不开的萝卜白菜，没有这方面的学识、修养、兴趣和财力者，是不会去登此类店铺的大雅之堂的。

琉璃厂所以出名，除了它是文人荟萃之所外，还与每年春节期间，老北京人喜欢到以琉璃厂为中心的厂甸逛庙会的习俗分不开。厂甸庙会的地域包括：东琉璃厂西门的海王村公园（其址今为中国书店），东琉璃厂东头路北的火神庙，海王村东侧的吕祖祠，以及这些地方周围的街道和胡同。庙会时间为每年的正月初一至十五，共半个月；但正月十六上午还有半天称为“腊头儿”，也颇热闹，老北京有不少人专

专家、学者谈古论今的程度，甚或有著书立说者，可谓人才济济。比如：乾隆时期学者李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中就记载了老韦这样一个古籍专家；写《贩书偶记》的孙耀卿（殿起）、写《文禄堂访书记》的王晋卿，也都是琉璃厂的书商。

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经营作风，使琉璃厂一直在国内外享有优良的声誉。新中国建立前后，我由小学升到中学，每年逛厂甸，必到东琉璃厂路北的

“戴月轩”笔庄，买两支大楷羊毫

喜欢逛这个“腊头儿”。

厂甸庙会由来已久，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刊印的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中“琉璃厂甸”一节就记载了琉璃厂春节庙会之盛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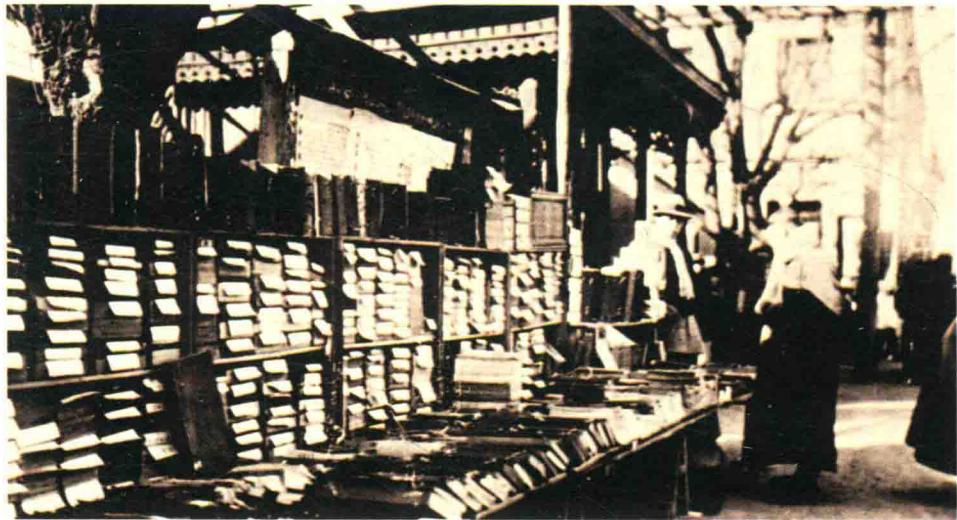
每于新正元旦至十六日，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更有秦楼楚馆，翩笙歌，宝马香车游仕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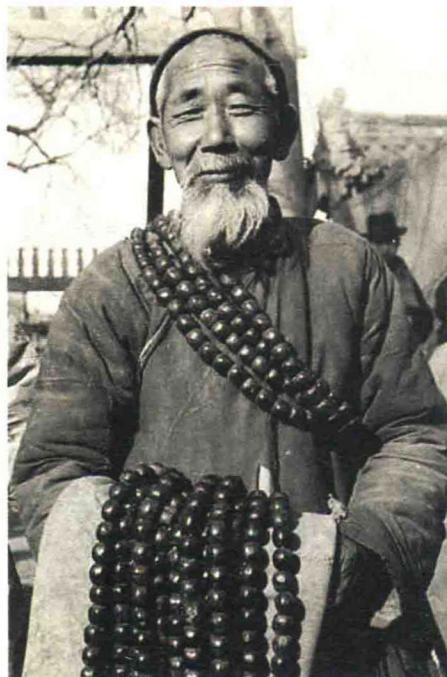
厂甸春节的这种热闹景象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初。

逛厂甸可以说是老北京人过年的一件大事。春节厂甸庙会，分散在以“海王村”为中心的不同地段，各地段似有约定一般，从事不同的商业活动。大凡老北京人，无论男女老幼，富人穷人，有谁没逛过厂甸呢？

海王村内，主要经营北京小吃、糖果、粗细耍货、蜡人、鬃人、泥人、鲜花以及百货商品。扑鼻的食品香味，满眼的缤纷色彩，吸引来如潮的游人，把个海王村公园挤得水泄不通。海王村北面（现在的“中国书店”办公楼前），有三四排古玩玉器摊，卖品以大路货居多，一些囊中羞涩的游客可

厂甸南新华街的旧书摊





老北京街头卖大挂山里红的人

各种京派风筝，“牛喇叭”、“噗噗噔儿”、“倒流”等，又有哪一个孩子不喜欢呢？每年的厂甸庙会，无论大街小巷，到处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好像倾城的人都在这里涌动。

还有一种游走着卖大串山里红的，把山里红用小线儿穿成似大佛珠串儿，左臂挂着很多串儿，右手拿着两串用又大又好的“顶果”穿的；等你想买了时，乘你掏钱的功夫，他已经很快地将右手的两串儿倒在左臂的其他串儿中了，最后给你的却是小串儿的。如此狡黠的举动，细想一想，做小买卖的赚几个钱也不容易啊。

东西琉璃厂的众多文化店铺都张灯结彩，门前爆竹声声，锣鼓喧天。老北京的商店过年时一般都休息到正月初六，店员们放假除吃喝、打牌，多有搬出锣鼓来敲打几天的，这是一年中最放松的日子。

店铺休息时并不上护窗板，而是挂出“窗户挡儿”。一般店铺的“窗户挡儿”大多是画在绸布上的《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之类的故事；琉璃厂街上的南纸店、字画店的“窗



厂甸海王村内的古董摊

户挡儿”就不挂这一类的了，而是争奇斗胜地挂出名人字画。你家挂出四条齐白石的“鱼、虾、蟹、蛙”，我家挂出四条张大千的山水人物，他家挂出徐燕孙、王雪涛的精品之作……这些画店、南纸店春节挂出的字画“窗户挡儿”，节前一两个月就已经悄悄组织货源了，店家之间互相保密，是一年之中一项颇费店主苦心的重要业务，以求一旦挂出，从内容到形式都能令人耳目一新，压倒其他店家。老北京商家过节时挂“窗户挡儿”，既能吸引逛厂甸的人们伫足观赏，也是传播传统文化的很好的形式。20世纪50年代初店铺走向合作化之后，没有很好地利用这种形式去宣传新生活，加之字画生意逐渐清淡，这种传统的宣传形式也就自然终止了，实在可惜。

春节厂甸的另一个重要场所就是东琉璃厂火神庙的珠宝玉器古玩市场。

明清之际是我国工艺美术取得伟大成就的时期，玉器、牙雕、竹木雕、陶瓷器、珠宝钻翠、金属制品、漆器等等，精品不胜枚举，材料之精、工艺之美，堪称我国乃至世界工艺美术史的高峰。这些艺术珍品，有的出自实力雄厚的皇家工艺品作坊——造办处，有的出自各省各具特色的工艺品产